

中国当代最新长篇小说

女子 特 警 队

谭力 著

中国当代最新长篇小说

女子特警队

谭 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子特警队/谭力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12

ISBN 7-204-05064-9

I. 女… II. 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879 号

女子特警队

谭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50 千

2000 年 2 月第一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4-05064-9/I·918 定价: 25.80 元

当女子特警队员，
你会后悔三年；
不当女子特警队员，
你会后悔一辈子！

——题 记

内 容 简 介

2000年，中央电视台与部队联合摄制了两部将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一部是军旅作家柳建伟创作、改编的《突出重围》；一部是著名畅销书作家谭力创作的《女子特警队》。

《女子特警队》是一部新时期反映军人生活少见的力作。它着力描述了驻扎在C城南郊的我国第一支女子特警队女队员们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毫不夸张地说，这批女特警队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群女人。她们年轻：清一色的十八、九岁的年龄，清一色的未结过婚的处女；她们美丽：鲜荷般的面容，深潭般的眼睛，突兀的胸峰配上紧扎的腰带，让天下男人对那军装包裹的胴体想入非非；她们出色：除具有中国所有女性的特征外，更兼有让丈八男儿也甘拜下风的绝技硬功……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女子特警队正在开欢送老兵的大会，突然，副司令员传达命令：要她们配合省、市公安人员围歼一伙杀人犯罪团伙……

退伍老兵张海萍在追歼首犯时中弹牺牲，姑娘们沉浸在悲痛之中……

“向张海萍学习！为张海萍报仇！”激励着女特警队员们刻苦练功，努力掌握克敌绝技……

一批新特招的姑娘进入女子特警队。川东大巴山来的耿菊花入伍为挣钱给哥讨媳妇；C城的铁红是个地道的市井姑娘，与男友搂肩搭背正逛街，鬼使神差被特警队选中；千万富翁之女沙学丽带着手机到部队，队长强冠杰说：“那还了得，缴了！”

区队长罗雁一天训练工作忙得不开交，丈夫吴明义想强行作爱又敌不过她的武功，吴明义说：“你总得履行一个做太太的义务呀！”趁她不注意，才再次将她搂抱上床……

沙学丽在训练场的表现被强队长猛批一顿，一会儿，罗雁拿来两听可口可乐，说是强队长送她们的。沙学丽惊讶得半张着嘴，一种复杂的热流电激一般触了她一下：强队长，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呀！……

男、女兵配合对打，耿菊花不慎一拳砸在陈顺娃裆部，他哇地一下捂住。耿菊花顿时吓懵了。陈顺娃说：“打得好，又来！”……

沙学丽在追歼银行劫匪的战斗中，紧张得几次憋尿，后来又把弹匣搞丢了，被强队长大会点名大骂一顿。接着，强队长又下命令：“沙学丽，你不是怕血吗，怕杀生吗？我今天偏要你杀生！来呀，大家帮着，让她今天把食堂那只肥猪宰了！……

沙学丽双眼紧闭，握着刀，一刀向猪脖子里捅进去……

耿菊花这几天月经来了，一直用报纸垫内裤，陈顺娃看不过，路过女浴室时甩给了她一包东西，耿菊花抽泣着，半天吐出两个字：“流氓……”

强队长下命令：“每天洗澡的时候派一个兵，专门在女浴室后面那堵墙下埋伏……”

教导员的老婆小林关心起强队长：“我说强队长，你打单身也够意思了，四年前就答应我们喝喜酒，什么时候才喝得上呀？！”

……”

陈顺娃在追歼顽匪的战斗中被暴徒击中，耿菊花疯了一样地向被打倒在地上的暴徒扑去，乱踢乱叫道：“你杀死了陈老兵，你拿命抵啊！”……

强队长托教导员夫人买了两大袋妇女用品，托罗雁：“你把这东西一包送给徐文雅，一包送给耿菊花，记着，不准说是我，就说是教导员送的！”……

秋天到了。川东大山里那个要与耿菊花换亲的黄狗子，不知怎么千里到营房来寻“妻”了，耿菊花又气又恼：“我没有男人，我有公子男人啊！”……

强冠杰队长气得大吼一声：“操！”“炊事班长，不要给他端面条！”……

沙学丽掏出一千元给黄狗子：“与耿菊花解除婚约，写了保证书，赶快滚！”……

接着，女子特警队奔赴各个特殊的环境，完成了擒拿女毒枭、解救女外宾、平息犯人暴狱、空中反劫机、制止银行抢劫、枪口下救孩童等艰巨任务……

铁红在保卫大城市的行动中荣立一等功，成了英雄，她从司令员手上接过立功状，流下了热泪……

又是老兵离队的日子了，徐文雅与沙学丽过几天要到北京武警总队报到；铁红和耿菊花申请超期服役得到批准，但罗雁要走了、王川江要走了、还有十来个队员也要走了……

一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又一批姑娘进入了女子特警队。耿菊花在发令：“三班，听口令……齐步走！”……

强冠杰威严地站在训练场上，脑海里滚动着一句女子特警队的格言——“当女子特警队员，你会后悔三年；不当女子特警队员，你会后悔一辈子！……”

第一章

秋日的和风掠过原野上的草木，像一位慈善的母亲轻抚着她心爱的女儿的秀发。而当她缓缓流过 C 城南郊一片武警营区时，不禁为这里一群奇特的女人而心旌摇荡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里聚集着 20 世纪末期中国一群最优秀的女人！看啦——在营地里，操场上，她们正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她们是年轻的：清一色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清一色的未结过婚的处女！她们是美丽的：夕阳下，晚风中，像一排轻荷；脸似点缀着处女红的花朵，眼睛似令任何男人都心动的深潭；那合身的武警军装，紧紧包裹着一副副发育成熟的凸凸凹凹的身躯，纤柔的腰身配上紧扎的军用皮带，使身形从胸峰上骤然下斜，宛若高空俯瞰群峰之下起伏的长城……她们又是出色的：除具有中国其他女人的全部特质外，她们更兼有一身过硬的武功：那娇柔的玉臂一合，说不定会让你丈八男儿束手就擒，那灵巧的玉腿一扫，或许会叫你百八十公斤的大汉“扑”地倒地……

这是中国武装警察部队的第一支女子特警队。

与C城高楼林立的市区相比，女子特警队的营区却显得十分简陋，由武警部队原先的一片旧仓库改建而成。营地里，东边是大型的露天训练场，一半是泥地，一半长着茸茸青草，上面按等距布设着独木桥、挡墙、低姿铁丝网、水坑、单双杠等训练设施；北边有一座训练馆，杠铃、木马、沙袋、健身器等东西一应俱全。大操场内，三面环墙停着坦克和各型车辆，其中，一架空军的小型运输机最为醒目。在林立的摩天高楼夹峙下，特警队营区更像是一座都市里的村庄，来这里参观过的国内外宾客，都想象不出在这么个地方，会走出一批批飒爽英姿的巾帼女杰。

今天是星期六，营区煞是热闹，热烈的掌声在紧傍宿舍区的大会议室里回荡，正前方的墙上贴着大红横幅，桌上是水果和茶水，原来是女子特警队在召开一年一次的退伍老兵欢送大会。女兵们不知什么时候也从操场列队进入到了会场，坐在前排的是退伍老兵，她们已经没有帽徽肩章，看不出实际军龄，但肯定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兵。坐在她们后面的方队是留队的战友们。

特警队队长强冠杰在台上站着，他中等身材，面皮紫黑，精悍壮实，长方形的国字脸上长着一字形卧蚕黑眉，眉梢微微上挑，带出刚毅和果敢，两颗深沉的眼珠，显出与三十多岁年龄不相称的老辣，肩上扛着一杠三豆的上尉军衔。强冠杰身旁，坐着比他年长一岁的教导员，教导员姓李，单名一个方字，脸庞微胖，慈眉善目的，嘴角有点上翘，仿佛随时准备着微笑。

少顷，只见强冠杰一压手，掌声像刀砍一般顷刻止息。

“我最后要说的是，”强冠杰环视一眼他的兵，声音粗豪，“我相信我们的退伍老兵们，会把特警队的特殊顽强的好作风，带到地方上去，干任何工作，人家都会翘大拇指，说，不愧是女子特警队出来的兵。这里我再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总部命

令，我们女子特警队的雷燕和刘小鸣，应毛里求斯国警察总监的亲自点名邀请，将到毛国去担任教官，帮助培训当地，刚刚新建的女子警察部队。”掌声如雷，女兵们欢呼，男兵们也欢呼。教导员不失时机地大声插一句：“这是我们特警队的光荣，也是我们整个武警部队的光荣啊！”

戴着少尉肩章的雷燕和刘小鸣与众多战友伸来的手相握。旁边几个退伍女兵则抹起了眼泪，其中那个身材丰满、快言快语的张海萍强笑着擂雷燕一拳道：“你们好哦，到国外还是干特警，我们几个却要复员了。”强冠杰听到了，说道：“复员也好啊，总队直政处的人说，公安局管人事的人把他们的门槛都踏烂了，专门要你们，你们是他们眼中的宝贝。”没有人听清他的话，退伍女兵只顾与留队女兵挥泪拥抱，一区队队长少尉军官罗雁，也是激动地与退伍女兵一一拥抱，热泪长淌。一个叫张莉的退伍女兵猛地扑过来抓着她的胳膊，哽咽道：“区队长，你们，可不要忘了我们啊……”张莉在队里是个机灵鬼，军事和功夫都不错，长着一张娃娃脸，颊边有几粒白雀斑，不仅没影响她的美，反而使这张脸更显生动，如今也要离队了，罗雁只能拥抱着拍打她的肩膀道：“张莉，张莉……”却说不出任何别的话。

只有戴着上士肩章的朱小娟神情冷毅，不流眼泪，她是一区队一班班头儿，个头长相与她的名字成反比，不娟不秀，剪着很短的男式发，皮肤紫黑，脸色冷硬，只是眼珠大而亮，黑漆漆的瞳仁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显得非常有精神，她似乎从来就没有笑过，只冷冷地看着激动的战友们。

张海萍抬起泪水模糊的脸，一下瞥到站在外围沉默不语的男兵们，突然挣出战友的拥抱，向强冠杰喊道：“报告队长，我有个要求。”强冠杰一贯严肃的脸意外的柔和：“你都复员了，别这么客气，讲。”张海萍道：“我想请男兵区队和全体女兵到训练场

上去，我们要在那里与尊敬的男战友们来一个——真正的告别。”

强冠杰凝视了她一瞬：“好！”

训练场上，各区队的男女兵们随着口令声鱼贯入场，在值班军官的指挥下，排成威武的“T”字队伍。接着在他们的注目礼中，张海萍喊着口令，率领十来个没有帽徽领章的退伍女兵跑步进入场地中央。“踏步！”张海萍一声厉喝，女兵们在原地威武地抬高腿跑姿踏步。“立——定！”女兵们立刻在“T”型兵阵前凝固成一线整齐划一的队形。张海萍跑步到强冠杰面前立定：“报告队长，退伍女兵十三名，实到十三名，请指示。”强冠杰一板一眼地道：“稍息。今天，是我们特警队老兵退伍的日子，根据张海萍的要求，队伍一切听从她的指挥，大家欢迎。”

掌声中，张海萍却哽咽了，半天，讲出话来：“战友们……”全体队伍刷地立正，张海萍右手举到帽檐，向部队回礼，继续道：“稍息。三年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都与大家在一起，汗水流成河，泪水也流成河。可是，说分别就分别了，天南海北，四面八方，不知能否再相见，今天脱下军装，明天就成了老百姓，在部队里时，那苦、那累，让我时时刻刻都在发誓，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可真的不干的时候来到眼前，我……我……”她一昂头，“战友们，让我们来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让我们离开警营的人，一辈子都记得住我们曾是特警队的人！”

罗雁等留队老兵凝视着她，不知道这个特殊的仪式是什么样的形式。只有朱小娟是永远不动声色的沉着，从她的眼睛中，看不出她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

张海萍开始发令：“下面进行擒敌拳训练。现在听我口令：三区队九班，进场。”

三区队九班的男兵在班长王川江带领下跑步进场，王川江与强冠杰一样皮肤漆黑，虽说长得五大三粗，动作的协调性和节奏

性却很好，看得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老特警队员。“报数！”王川江大喊，等报数毕，他又发令：“成拳术队形——散开！”男兵们整齐地向左转，按“乘二减一”的方法向前正步行走，队伍如一只压紧的弹簧，很有规律地等距张开，在规定的方格内，啪地立定站好，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接着张海萍命令她的退伍女兵也成拳术队形散开，女兵们威武地正步行进，也是按“乘二减一”的方法，然后立定站好，张海萍随即发令：“向左——转！”女兵们一个转身，与男兵站成面对面，两队不同性别的兵，就这样互相凝视着站定了。

张海萍转身看着大队伍道：“这就是我们的告别仪式，我们可能再也没机会摔打了，今天，男战友们，拿出你们的最高水平。抱摔练习，预备——开始！”

烟尘腾飞，一个个退伍女兵被男兵们狠狠地摔倒，弹起准备，又摔倒，又弹起准备……

强冠杰刚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队员，罗雁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光。朱小娟表情依然冷峻。

秋末的太阳在天空朗朗普照，虽不是夏天般的炎热，但从无云的苍宇里洒下的光辉也具有一定的穿透力，随着近似残酷的训练的进行，男女兵的脸上眨眼间已是汗滴如雨。

踢打练习开始了，女兵们木桩一般半俯着头，双手交抱于小腹，站得纹丝不动，任王川江的男兵们向她们的肩背一记一记地大脚侧踢，脚步声嘭嘭地回响在训练场的草坪上，女兵们满脸潮红，负痛地抽搐着脸颊肌，但仍一声声大喝着，配合着踢来的腿脚，尖利的喊声响遏行云。

张海萍一声断喝：“停！”严厉地盯着男兵们说道：“你们还没有使出十分的力气，你们给我使劲踢！”王川江咽了口唾沫道：“不行了，你们平时还不够吗？我都不忍下脚。”张海萍不知怎地

一下动了感情：“九班长，你要看得起我们，你要把我们当战友，你就命令你的兵狠狠地踢。三年来，你们男兵给我们女兵当配手，天天是我们踢你们，今天我们要走了，我们没有什么感激你们的，就请你们狠狠地踢我们，这就是我们送给你们的唯一的告别礼物，踢啊！”张莉跟着大喊：“踢啊！”全体退伍女兵一齐嘶咧着嗓门般地呼喊：“踢啊！！”

王川江激动得声音都变调了，嘶哑着喊道：“九班，预备——开始！”

男兵们劲腿飞扬，尘土在女兵肩背上爆出一片片白色烟雾。张海萍她们咬牙坚持，鬓发全部汗湿粘在颊上，身体在男兵们的踢打下，一次次地摇晃着，但一次次又如水泥桩一样坚韧不动。

强冠杰不露声色地看着。教导员的嘴角抿成一条细细的缝。眼泪在罗雁脸上流，她咬着牙不让哭声飞出。

飞腿猛踢的男兵们眼中也渗出了眼泪，他们流着泪在狠狠出脚。

从来不动声色的朱小娟的眼睛，也终于有点湿润了，她咬着嘴唇，突然背过了头。

特殊的告别仪式终于结束了，张海萍带着满身泥汗的女兵，列队整齐，看看全体列队的战友们，然后朝着强冠杰和教导员方向深情地说：“强队长，过去你训练我们，那种狠，那种严，那种不近人情的残酷，为此我们女兵都恨你，咒你，想你哪天脱了鞋子上床睡觉第二天起不来。但我们走之前，我们要向你敬一个军礼，因为是你的严劲和狠劲，给了我们受用一生的财富。全体退伍女兵，向左——转，向从来不对我们开口笑一笑的强冠杰，敬礼！”

一个个标准的军礼，一张张令人感动的汗湿的脸。

强冠杰刷地举臂，一个标准的回礼。

张海萍向退伍老兵发令：“礼毕。向右——转。”这队气喘吁吁、汗湿衣衫的女兵们又对准了留队的罗雁和将去毛里求斯的雷燕、刘小鸣了。张海萍道：“当我们觉得不能坚持下来想要打退堂鼓时，是几位区队长激励我们说：‘当特警队员你们后悔三年，可不当特警队员，你们会后悔一辈子！’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深刻含义。我们向罗区队长，向将到毛里求斯去的雷区队长和刘区队长，敬礼！”

退伍女兵们整齐地敬礼。

留队女兵和罗雁、雷燕等人突然向退伍女兵冲上去，顷刻间女兵们抱成一团，互相敬礼，边敬边哇哇大哭，其情其景，动人心魄。

只有朱小娟默默站在一旁，她一时脑里很空，她的个性不允许她有一丝一毫的儿女情长，但此情此景，也不由得心潮澎湃。没容她想出所以然，张海萍已挣开拥挤的人群挤到她面前。“一班长，”张海萍道，“我们两个在班里从来都是一个钉子一个眼，你硬，你冷，我觉得你不像女人，你觉得我太女人气。为此我恨你，但我佩服你。来，握个手。”

两人看着，既往的小矛盾、小冲突，此时都化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谊，两人突然同时一扑，紧紧地抱在一起，张海萍边哭边捶打着朱小娟的肩背道：“要走了……妈的，再也见不着你姐妹们儿子了，呜……”

但她的这句话没有应验，就在欢送会开过的当天傍晚，女子特警队接到了总队胡副参谋长通过电话传来的紧急指示：“强冠杰，马上到总队来，接受紧急任务。”在特警队勤务值班室接电话的强冠杰一脸坚硬：“是，马上就到！”然后一搁电话，向门外大吼：“通讯员，叫小邓备车！通知全队验枪、检查装具，等待

命令。”

三分钟后，一辆涂着迷彩保护色的越野吉普呼啸而出，穿过特警队冷严的大铁门，向城内方向奔去。在宿舍里和绿地中仍旧三三两两倾诉衷肠互相话别的女特警队员一齐目送着汽车和副驾驶座上嘴唇紧闭的强队长，按照平时的经验，这是有情况的征兆。武警部队与公安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于一个案件来说，公安要介入其侦破的全过程，而作为武警来说，则只担任处置突发事件的任务，往往是一个大案进行到收口阶段，或者突然发生了非动用内卫部队不可的意外之事，武警部队才受上级之命“上一线”、“打头阵”，也就是说，硬仗险仗突然之仗都是武警部队责无旁贷的专利，因此，女子特警队既然是武警队部的一个单位，那么处置突发事件也是她们的任务之一。而在女特警队员们的经验中，只要是强队长坐着越野吉普发疯一样开出大门，十之八九都是有战斗任务。

张海萍一直目送着越野吉普扬起的灰尘消失，才刷地一转头问身边的战友道：“强队长是到总队去吗？”没人答话，而一旁的朱小娟眼里，已燃起一束幽幽的火焰。

随着尖厉的哨音，响起了值班军官宏大的口令：“各班点名，马上检查武器装备！”

张海萍和朱小娟同时对视一眼，张海萍右拳猛地击在左掌心里，兴奋地张口道：“老朱——”她话未落音，宿舍区各处已响起此起彼伏的集合声。

武警总队机关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其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该市警备司令部。总队大院里绿化很好，司、政、后各幢办公大楼间，到处摇曳着鲜花绿草的情影，一个新建不久的喷水池在中央大操场内飞珠溅玉，向人们宣示着一派祥和景象。但这只是

表面文章，其实这里是全省武装警戒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指挥枢纽，从最繁华的大城市到最偏远的县城，到处都有总队属下的武装警察部队，这里作战室的一个指令发出去，立即就能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形成坚强有力的战斗部署。

此时是傍晚五点零三分，在一号楼的作战指挥室内，总队张副司令员与司令部几位作战首长坐在上首，一圈武警军官围坐在会议桌旁，女子特警队长强冠杰也置身其中。

张副司令员戴着眼镜，与其说是个叱咤风云的战将，不如说更像一位满腹经纶的教授。“我的开场白就讲到这里，”他说道，“大家都是老武警了，响鼓不用重锤。”然后向身边一位穿着公安警服的干部示意，“现在请市公安局的马局长介绍情况。”市公安局马局长向大家礼貌地点头致意，接着道：“这是一个由抢劫、盗窃刑事犯罪发展到反革命杀人的犯罪团伙，其骨干共十八人，主犯刘子青、华大龙7月初开始聚集、谋取凶器，准备伺机抢劫枪支，行凶报复。25号和27号杀人劫枪得逞，有两名公安干警和一名工厂保卫干部被他们杀害，抢走五四式手枪两支，子弹32发，五六式冲锋枪一支，子弹一千余发。29号他们聚集在13号地区，”他离座起身，走向西墙上挂的大幅市区地图，接过一位司令部参谋递来的金属小棍，在地图上指点道，“策划成立反革命组织‘团结幸福党’，妄图每人搞到一支枪，而后抢劫银行，扩大组织。现在，根据省厅和我们市局掌握的情报，这个团伙的首要分子、组织成员、出没地点以及罪恶目的均已准确查明，罪犯在本市的13号、3号、22号、14号、27号地区共有十四个黑窝点，一网打尽的时机已经成熟。”张副司令员接过话头道：“都听清楚了吗？根据省市联合指挥部的部署，我们武警的任务是，配合省厅和市局的公安力量，分兵六路，重点突袭搜捕其中的六个黑窝点，对其余窝点则进行监视布控。怎么样同志们，特别是

机动支队和女子特警队的主官们，光荣的任务来了，而我们能不能让这光荣成为事实，为我们武警的战旗再次争光添彩，就看在座的诸位和你们手下的精兵强将了。”他向着司令部的胡副参谋长道：“你来布置任务。”胡副参谋长站起身，响亮地吐出一句话：“我命令！”

全体军官刷地起立。

领受了作战任务的强冠杰从总队一回到女子特警队营区，立刻就被以张海萍为首的退伍女兵围住了，他在队长室里往腰带上披挂手枪和对讲机，而那伙女兵就粘糖人似地死死地纠缠着他。从敞开的门窗看出去，操场上已集合好了的队伍全副武装地站在那里，人人表情严肃。

“队长，”似乎一经宣布复员，这些过去的兵们全都有点不怕他了，张海萍嬉皮笑脸地仰着脸看他，“我们练那么多本领，自己觉得正到了炉火纯青呢，可说离队就离队了。哎哎队长，你经常说我们特警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练的功夫，这一次又正好用上呀！”强冠杰不看她们，一门心思收拾着自己的披挂：“你们复员了，这次捕歼行动不能参加。”话刚落音，复员女兵早就商量好了似地一起叫道：“队长你不同意，我们就不离开你的办公室，你不信我们试一试。”张海萍刚入伍时是新兵里有名的娇小姐，三年的摔打，付出的最多，而如果这种付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结束，并不符合她的心愿，她要的就是叫强队长等人刮目相看，要的就是让朱小娟等总是嫌她有骄娇二气的“假男人”在最后一天真正对她心悦诚服。她是女特警，她现在真正觉得要得起这个即将离她而去的警种番号。于是，张海萍追捉着强冠杰的眼光里，是一种少有的成熟的刚毅，“强队长，”她道，“你真的希望你手下的兵，学了你教的一身硬功夫，还没用上几次，就